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两种主要路径

冯宪光

摘要: 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它们的差异在于在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论类型时各自有一种独特的思想和路径。从“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都是如此,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进程中早期和晚期又各有不同发展路径和模式。分析这个问题,对于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如何借鉴这些路径、模式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 意识哲学; 文化生产

作者简介: 冯宪光,文学硕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外当代文学理论。电子邮箱: ffg185@163.com
本文是2012年度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skgt201205]阶段性成果。

Title: Two Main Rout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bstract: The paper starts with the observation that unique thoughts and routes distinguish various kinds of Marxism literary theories when they were constructed. The constructive differences lie in both the so-called “orthodox” and the later Western Marxist literary theories, and different developing routes and modes were developed especially in the later during its early and later periods. After an analysis of the periodization and the different features of Wester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nalysi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 Western Marxism; 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 cultural production

Author: Feng Xiangua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t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with research focus on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Email: ffg185@163.com

本文论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广义概念,不是限定于以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而是指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至今,在西方各个主要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里产生的一种与前苏联模式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按照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的说法,在马恩逝世以后,第二国际时期,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按照当时流

行的科学主义思维,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种“科学”理论体系性的建构,而在苏联十月革命、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执掌国家政权以后,又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政党”理论体系式。这使马克思主义在其建构以及发展初期,初步形成了以“科学”与“政党”为核心理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这就是后来被一些人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欧

洲出现了一种挑战和突破上述“科学”与“政党”理论体系性结构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凯尔纳(Kellner)指出:

这些理论家主要把马克思的思想扩展到文化、国家、社会机构、心理学等其他主题,而并不刻意建构理论体系。从乔治·卢卡奇、卡尔·柯尔施、安东尼奥·葛兰西、瓦尔特·本雅明、到让-保罗·萨特、赫尔伯特·马尔库塞、路易·阿尔都塞、弗里德里希·詹姆逊,以及斯拉沃热·齐泽克,他们运用马克思理论广泛地分析过去和现在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式的生产,研究这些生产在经济和历史中的叠瓦结构(imbrications),^①阐释这些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功能。(Kellner 154)

凯尔纳这里说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今天西方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本文所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在西方国家产生与流行并被西方国家广泛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

一、从“正统”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从一开始也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挑战、突破和超越。我并不认为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历史遗弃,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任意把自己宣布为马克思主义,而把别的主张判决为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缺乏一种公正的学术态度。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开创,到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时期的建构而形成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整体的不同类型和分支。从20世纪20年代到21世纪,到今天,这些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都在继续言说自己的观念、主张。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面对全球化资本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研究、彻底批

判,实践性极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和研究这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是很有意义的。

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最后成为一种独具的差异性形态,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在建构这种马克思主义类型时有一种独特的思想和路径。分析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建构理念和路径,也许有助于认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样式。在一些方面给予一种“同情的理解”,有助于学术的反思。

19世纪末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逝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之后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它在建构和发展时,有两种主要路径。一是深受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流行的科学主义思潮影响,试图用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为蓝图,把马克思主义铸造为科学形态的真理。马尔赫恩指出:

19世纪中期,自然史的研究获得了决定性的进步,例如出现了赖尔的地质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对于社会组织进行科学研究的开创性努力,较早的有摩尔根的种族学,较新的有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资本主义生产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加上尚未断裂的自由信念的作用,一个令人神往的、可以获致的景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现在看起来,似乎可以有计划地用科学对所有的历史发起进攻,设计在方法上统一、在效果上完整的知识模式,在一个单一的认知行动中,把握从蛋白质到诗歌的进化和结构上的向上发展。(7)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建构成为解释人类所要知晓的一切对象的科学的百科全书,有2000页之巨大篇幅的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念》(1927)就是这种代表作。而在文学理论上,突出的成果是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他从达尔文看到的自然世界和早期人类学家的描述,立足于实证主义立场阐述艺术的发生起源。普列汉诺夫其后的《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建立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艺术社会学。这些都显示了第一代

“正统”理论家把自然科学当做典范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念和方法,以“设计在方法上统一、在效果上完整的知识模式”的马克思主义。

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著作几乎把马克思主义表述为一种解释世界的科学知识,恰恰失去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声明的新的世界观不是仅仅“解释世界”的知识,而是“改变世界”的理論的核心价值(“文集”502; vol. 1)。列宁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在批判了第二国际理论家脱离实际、背离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方向性错误之后,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意义,突出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特色。因此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需要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向,就成为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价值。“十月革命道路”作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功的实践范例,加强了“政党”马克思主义建构模式的科学性。这种模式表明,无产阶级政党要努力按照革命需要提出能够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而且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有能力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卡冈认为,“1920年在列宁(Lenin)领导下通过的俄共(布)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巩固了列宁立场的胜利”,成为“苏维埃美学形成”的关键举措(12)。在苏联执掌国家政权的俄共(布)中央,从20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对文学艺术问题发布过多次决议,而这些决议又往往成为文艺学理论建构、阐释的依据和出发点。这就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存在和发展的重要背景和主要形态。在苏联的理论格局中,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唯一的合法代言人。凡是不符合党的指示的观念就是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反科学的。这从理论上是有道理的,但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历史表明,如果革命政党,特别是执政的革命政党割断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理论探索中割断了与广大左翼知识分子的联系,很容易出现官僚主义错误,一味固守存在问题和失误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际上会给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造成损失。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正是对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模式的反思,进行否定性突破。这起因于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以后,欧洲,特别是东欧国家共产党纷纷领导群众举

行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结果这些革命无一例成功。积极参加这场革命的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后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些革命继十月革命之后陆续发生,基于当时的欧洲共产党等革命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的理解,即按照第二国际领导人的论断,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种与自然规律一样不可抗拒的铁的规律,无论是采取议会斗争,或者是武装暴力,无产阶级革命都一定能够成功。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理解为自然规律的科学主义认识,不能正确地指导革命实践,导致欧洲革命的连续失败。

1923年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斯发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潮流,这即是对20年代革命失败的理论反思。卢卡奇、柯尔斯等人都对当时革命政党的领导思想、斗争方略,以及这些思想、方略所由而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提出了针对性的批判。其核心的实质问题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由卢卡奇、柯尔斯、葛兰西等人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潮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历史上掀起了第一次对主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进行挑战的波澜。它提出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但是党的领导必须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领导革命的资格。革命政党要能够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则必须破除对马克思的错误认识,真正地回到马克思。离开了马克思,不能正确地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原点,就会导致革命失败。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回到马克思,就是否定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用科学主义和政党官僚主义去理解马克思因而远离马克思的错误。由于卢卡奇、柯尔斯提出的观点与当时政党领导人的观点有明显差异,又由于葛兰西虽然是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是其《狱中札记》在监狱中写成,所以他们都是在脱离政党指令的条件下进行他们个人孤独或独立的理论阐述,这种理论从产生形态上看,是独立左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这就是说他们独立地发现了“科学”和“政党”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错误”,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提出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开启了在20世纪影响甚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潮流,形成了挑战所谓“正统”马克

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建构模式。

怎样才能纠正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呢?卢卡奇认为,必须告诉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去世了,他不能亲自来讲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些后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要讲一套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每一套马克思主义背后,都有理论家阐释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20世纪20年代,也在批判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罗莎·卢森堡说,今天一些党的理论家讲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全部。对此,卢森堡认为:

马克思的创造作为科学成就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它也已经超越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直接需要,尽管它是为这一斗争而创造的。无论就他对资产阶级经济的详尽而完整的分析来说,还是就他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及其无限的应用范围来说,马克思的贡献都大大超出了实际阶级斗争的直接需要。[……]如果我们现在因此而觉察出运动中存在理论停滞状况,这并不是由于我们赖以生存的马克思理论无力向前发展或是它本身已经“过时”,相反,是由于我们已经把现阶段斗争必须的思想武器从马克思的武库中取来却又不充分运用;这并不是由于我们在实际斗争中“超越”了马克思,相反,是由于马克思在科学创造中事先已经超越了作为实际斗争政党的我们;这并不是由于马克思不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是由于我们的需要还没有达到运用马克思思想的程度。[……]只有随着我们的运动逐步进入向前发展的阶段并提出新的实际问题,我们才重新到马克思的思想武库里去探索,完成和利用他的学说的一个个新的部分。(476-77)

这里只有把卢森堡这个当年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工党领导人的观点引用得全面些,才能说明卢卡奇挑战政党模式马克思主义,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实际意义。卢森堡指出,马克思思想博大精深,是无产阶级和人类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

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伟大思想,它不是为某一个政党领导人量身定做的策略计划。任何一个政党领导人都不能简单地把自己理解的马克思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可以肯定,以卢卡奇、柯尔斯、葛兰西等所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从总体上说,是对第二国际科学主义模式和苏联政党模式的批判和超越,他们建立了一种不断回到马克思,不断对马克思思想进行新的阐释的理论模式。

从1923年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直到今天齐泽克出版上千页篇幅的长篇巨著《少甚于无》(*Less Than Nothing: 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2012),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理论一直在延伸发展,其间经历将近一个世纪。在如此漫长的时光中,卢卡奇回到马克思的解读模式也受到了挑战和超越。如此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有建构模式的差别,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过程中也有若干不同的理论建构模式。整体马克思主义有一致性,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有差异性。而在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有各种差异性,当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有各种不同的差异性。在差异中统一或同一,在统一或同一中显现差异。这是事物存在的共同规律,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与发展中的现象。分析这种理论形态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组构,可以更为深入地揣测、思考理论家建构他们理论的一些思路。这在学术研究中不失为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二、前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意识哲学模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基本上脱离了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建构的联系,它的基本思路是想建立一种非政党模式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和理论。因此,这些理论家在书斋里的学问就做得多一些。他们觉得惟一能够与政党较劲的是,高举马克思的旗帜,回到马克思著作中去,重新解读马克思。这样苏联政党模式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模式的区别在于,苏联模式更多地着眼于政党革命活动的实践目的,提出为实现革命任务的理论方略,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模式致

力于具有当代学术视野,广泛吸取当代学术成果,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特征进行深度研究,以寻求无产阶级以及人类解放的出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主要的理论探讨,都来自于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解读。仔细分辨起来,这大约一百年的西马文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分别由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各具特色的阐释来代表,以此为基础以及在他们的阐释模式影响下,一批理论家推出了有影响的若干理论。卢卡奇和阿尔都塞都抓住了马克思思想的共同问题,即马克思思想中具有黑格尔理论因素。卢卡奇提出,不懂黑格尔就不懂马克思,把黑格尔理论因素抬高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素的地位,以此来批判第二国际科学主义理论模式。而阿尔都塞受到20世纪中期西方哲学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社会哲学的影响,反其道而行之,极力回归实际的社会结构、功能等可触及的方面,清除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意识哲学因素。这两种模式的一个重要分界线是对待马克思思想中黑格尔因素的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讳言他们的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对黑格尔思想的辩证批判,其中有扬弃,也有吸收。黑格尔思想是19世纪德国哲学的精华。恩格斯说,黑格尔哲学是“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文集”269; vol. 4)。里夏德·克朗纳也认为,从康德开始的这一“短暂而伟大的时代”的“德意志思想”,黑格尔思想是一个不可能再继续下去的终结点,“黑格尔毕竟是一项终结;他对这一时代的文化内容作了最概括性的和最终极性的哲学表述,因此也结束了一个时代”(7)。克朗纳认为,从哲学所坚持的精神性而言,黑格尔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巅峰,如果着眼于人类精神自身的问题,只能在黑格尔思想的内在自身关联中讲述问题。无论如何,从康德开始而到黑格尔终结的德国古典哲学,是一种意识哲学的形态,这种哲学始终在人的精神意识范围之内思考问题。从康德开始的批判哲学一贯的观点是,人的生命最核心的东西是作为个体性的意志主体,意志主体相对于一切知识与一切对于实有之思辨性构成具有一种优越性。哲学研究的学科前提在于确立哲学中什么要素具有存在和阐释的优先性。在黑格尔的整个哲学体系中,毫无疑问,精神具有优先性。黑格尔哲学是典型的意识哲

学,是“普遍的心灵哲学”。其哲学中核心部分的辩证法,也是以绝对精神,即意识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世界、人和思维的运行规律和方式。以理性为主导的精神心理是一切认识的核心。

马克思在对无产阶级和人的解放的研究中,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意识哲学框架。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意识哲学较早的代表作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他从阶级政治角度指出,“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的最终的表述”(“文集”10; vol. 1),把封建阶级统治的想象变成现实中人们的想象,这时,“德国国王把人民称为自己的人民,正像他把马叫做自己的马一样。国王宣布人民是他的私有财产,只不过表明私有者就是国王”(“文集”17; vol. 1)。而对抗这种荒谬意识哲学制造的幻象的惟一办法就是人民革命的实践,推翻使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社会关系和掩盖其上的意识幻象。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倾向时并没有抛弃其中包含的辩证法的革命因素,而是充分肯定革命实践中意识,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重要作用。他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文集”17-18; vol. 1)。马克思在黑格尔唯心主义框架中发现了具有革命精神的辩证法,并且把它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方法论。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选集”218; vol. 2)。马克思阐释的这一思想,就是卢卡奇在1923年《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一再强调的总体性思想。卢卡奇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回到马克思,其针对的问题是要破除第二国际抛弃辩证法、对马克思的科学主义理解。

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在1919年前后陆续掀起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并在芬兰、匈牙利、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与苏联十月革命结局不同的是,这四

个苏维埃政权,最后在欧洲帝国主义联合镇压的暴力下,纷纷瓦解。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革命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急于求成的暴力革命没有可靠的革命基础最终导致失败。参加过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并且成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主管教育的副人民委员的卢卡奇革命失败以后回到书斋,在研读马克思著作时认为革命失败的主因是政党领导者把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作为一个像自然科学定义一样的规律,盲目运用,而没有看到革命需要无产阶级有阶级的自觉意识。照卢卡奇的理解是政党领导人固守科学主义思维,抛弃了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辩证法。1918年德国等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国际的领袖仍然相信,革命行动的机会不久以后会再次出现。他们绝没有放弃这样一种信念:世界资本主义正接近它的‘最后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很快就会为新的革命进展重新创造所需要的条件,他们仍然期待德国在这种进展中居于关键地位”(柯尔 165)。就在此时,卢卡奇写出了要求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辩证法核心方法论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他1967年在思想异常成熟之时对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反思时说:

我想再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毫无疑问,《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入冷宫的总体(Totalität)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核心地位。[……]伯恩施坦就曾希望以“科学”的名义把黑格尔辩证法的一切遗迹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出去。而他的理论上的对手,首先是考茨基,也不过是要维护这种修正主义传统。对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历史”15-16)

而这个总体性范畴就是马克思著作中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总体性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里就是“真理只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黑格尔 15)。按照总体性原则,卢卡奇认为历史的本质

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我们可以把全部现实看作为历史(即看作为我们的历史,因为别的历史是没有的)”(“历史”223)。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于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让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自觉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为社会意识而斗争”,这“是与经济斗争同时进行的。而社会有了意识,等于领导社会有了可能”(“历史”311)。卢卡奇认为,革命失败的教训在于没有能够有效地进行社会意识的斗争。革命所要实现的历史变革,就是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变为现实,成为历史本身。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心放在对理论、文化、意识的研究和实践上,而不是一味地进行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卢卡奇是一位对艺术与美学有深厚学识的学者,他在书中以马克思对西西里亚《纺织工人之歌》的评价,论述了文艺作品表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作用,以此来证明马克思主义要充分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研究。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启了其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潮流,也同时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潮流。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影响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当它从方法问题进而涉及实质问题时,就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了。”“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在文化本身的领域内,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的,首先是艺术”(安德森 69-70)。后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历史与阶级意识》奉为“圣经”,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的发展,一般都是依循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思路,所以无论卢卡奇本人,还是影响甚大的法兰克福学派诸公,主要根据意识哲学的总体性辩证法来研究艺术,形成前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总体性、主体性模式,其中黑格尔意识哲学的路径十分明显。

以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总体性、主体性模式是来自黑格尔的意识哲学模式。在黑格尔哲学系统中,“中心课题就是所谓的‘意识’、‘自我’、‘主体’、‘理智’、‘精神’。”他的美学或艺术理论按照意识哲学的要求把艺术的各个环节、每一个因素都“收摄到人类灵魂之内部,让它们在心灵的最深渊旋荡至其极限”(克朗纳 12)。卢卡奇一生在美学与文论上有许多贡献,其最重要者为欧洲现实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930年代卢卡

奇与德国表现主义的论争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事件。此时,卢卡奇发表《现实主义辩》对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布洛赫支持表现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卢卡奇持论的基本思路就是黑格尔的意识哲学。卢卡奇采取康德、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模式,在文艺研究中确立了现实客体与作家主体意识的二元辩证对立,在这个二元对立中,现实是客观的、确定的,文学作品的差异只在于作家主体意识对现实的认识、反映的尺度,“如果文艺确实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它就特别需要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来把握现实,而不是局限于反映直接经历的现象”(“文学”6; vol. 2)。卢卡奇认为,现实主义之所以正确而表现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在于前者作家的主体意识用思维抓住了现实的本质,而后者用感觉只捕捉了现实的表面现象。卢卡奇推崇现实主义而拒绝现代主义的一切表现方式就是因为“从自然主义到超现实主义的走马灯式的现代文学流派,其共同之点是,这些流派把握现实,正如现实向作家及其作品中的人物所直接展现的那样”(“文学”10; vol. 2),“他们却正是从这种直觉出发(或多或少是自觉的),自发地确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使现代主义诸流派“始终停留在直觉水平上”(“文学”11; vol. 2)。卢卡奇一直在作家主体意识的感性直觉与理性抽象的活动差异上论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野,而他对现实主义的具体论述也着眼于作家在主体意识上把分散的现象凝聚为一个显现本质的整体的写作形式,有不少精彩体会,但是从思维路径来讲,是黑格尔意识哲学的分析模式。卢卡奇在美学研究的收官之作《审美特性》中明确指出,“黑格尔美学在哲学概念上的全面性,他进行综合的历史体系的方法,对于每一种美学的建立始终是一个范例”(“审美”2; vol. 1)。他认为,黑格尔美学的唯心主义性质体现在把艺术与直观并列,把宗教与想象并列,把哲学与概念并列而构造了一个永恒而虚假的宗教等级,但是从唯物主义出发,“把艺术理解为对现实反映的一种独特的表象方式”,人对现实的审美反映“是由人的世界出发并且目标就是人的世界”,“社会实践的目的在于支配社会存在”,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通过意识支配存在”(“审美”8-13; vol. 1)。卢卡奇《审美特性》的核心问题是审美主体如何通过与现实的历史联系达到审

美反映,毫无疑问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典著作,而他的理论建构始终在意识哲学的框架中运行也是毫无疑问的。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以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知名于世,其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否定的辩证法》,这两部代表作均以“辩证法”这个关键词作为书名,显见阿多诺响应卢卡奇发掘马克思思想中黑格尔辩证法的号召。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说“马克思已经划清了历史唯物主义同庸俗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界限。”马克思的理论“一定是内在辩证的”,它不仅是对事实的解释,而要达致理论内在的意识体系的完整,所以“霍克海默的短语‘批判理论’并非想使唯物主义成为可接受的,而是用它来达到理论上的自我意识”(“否定”195)。批判理论的主要方式“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就是判断主体和客体的份额及其动力。他否定了概念拜物教的虚假客观性,将其还原于社会的主体。他也否定了虚假的主观性,即那种有时不被察觉地掩饰起来的要求,一切存在都存在于心灵之中,它表明虚假的主观性是一种骗局”(“否定”195-96)。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物质世界的先在性,但“历史唯物主义的透视图的没影点将是它的自我升华,精神从处在实现状态的物质需要的第一性中解放出来”(“否定”205)。意识哲学的分析模式是认识论模式,意在批判虚假意识,回归对客体的真实认识,这个真实的认识,实际上又是精神超越或逃逸物质的解放,其所有的理论框架都建立在意识活动范围之内。

阿多诺最重要的美学著作是《美学理论》。他同卢卡奇一样,都是国际一流的艺术理论家,也都是黑格尔美学理论模式的继承者。阿多诺对艺术的重要界定为“艺术即精神”,“艺术将艺术作品(物中之物)转化为某种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东西,同时仅凭藉保持其物性的方式,使艺术作品成为精神产品。”艺术的辩证法在于,艺术具有物质性,但是精神凭藉物质要素获取了独立的品格,成为完全而完整的精神呈现。“精神不只是灌注艺术作品以生气的呼吸,能够唤醒作为显现现象的艺术作品,而且也是艺术作品藉此取得客观化的内在力量。在客观化及其对立的现实性中,精神享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如果不显现精神,或者说没有精神,艺术作品也就不复存在”;“艺术作

品之要素间的张力是精神性的,且以使艺术作品自身成为精神性的过程或方法发散出来”(“美学”155-88)。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大众文化研究,也把作品作为作家创作主体意识的物化形态而固化起来,把公众读者、观众作为作品意识的单纯接受器,勾勒出大众文化传播的“作家意识——作品——读者接受作品中传达的作家意识”的主客体二分的美学模式,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这是大家熟知的。

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认为,在把握不住世界的方向的时候,精神只有返回自我自身,才能在自我中发现世界的基础。思想通过神性的自我去建造一个新的世界。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论摒弃了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框架,但在其理论中依然截取了康德、黑格尔关于主体与客体复杂关系中意识因素重要作用的辩证法思想,从精神的节点上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商品拜物教),在文论上构想出艺术家意识、艺术作品精神意蕴与读者意识的连接模式,以此对社会文化和艺术进行论述,形成前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意识哲学的理论模式。

从1960年代开始,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依赖黑格尔思想的模式不满,对此发起了批判,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模式的转变。

三、晚近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化生产理论模式

1968年巴黎学生造反运动的前三年,1965年法国的阿尔都塞出版《保卫马克思》。书名就是一声响亮的呐喊。这声呐喊推助了三年之后的激进左派的革命运动,而在革命失败之后的反思途程里,反复萦绕,一直回荡了三十年之久。

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与当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相同的问题,即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解释马克思。阿尔都塞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用黑格尔辩证法来解释和建构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倾向。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区分了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不仅在西

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而且在二十大以后的苏共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这一批判在各国共产党的蔓延中普遍存在。在1967年阿尔都塞为《保卫马克思》的各种外文译文写的《致读者》中指出,他的这本书是“为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之间划一条‘分界线’。”因为二者“基本上处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对立之处”(251)。现在依然需要回到马克思,应该回到马克思自己创立的新的科学理论,而不是回到黑格尔。

批判“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阿尔都塞的一出重头戏,但是究其根本,他是要扭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哲学模式,而创立一种解释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模式。在《保卫马克思》出版半年之后,阿尔都塞和他的学生共同出版了《读〈资本论〉》。这本书展示了他们共同研读《资本论》,寻找到一种解释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模式的过程和理论要点。其中,阿尔都塞在“马克思的巨大的理论革命”一节中,论述了西方哲学对科学研究必须起因果作用,即因果性认识的主要模式。他说,在马克思以前,“古典哲学(现有的总理论)大体具有两个对作用问题进行思考的概念体系。笛卡尔的机械论体系,这个体系把因果性归结为传递的、分析的作用”,“我们还有第二个体系,这个体系被设想出来完全是为了说明整体对它的各个要素的作用:莱布尼茨的表现概念。正是这一模式完全支配着黑格尔的思想”(阿尔都塞 巴里巴尔 217)。这一模式总是要设想所研究的事实对象有一个整体,整体有一个固定的本质,“它要以某种整体的性质为前提,也就是要以精神整体的这种性质为前提,在这种精神整体中,每一个要素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都是这个整体的表现”(阿尔都塞 巴里巴尔 217)。而马克思的巨大的理论革命就在于推翻了这两个因果性认识模式,而提出了社会生产性的“结构的因果性”概念。

阿尔都塞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这段话来证实他提出的“结构的因果性”理论。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

重’(“全集”757; vol. 12)。阿尔都塞解释说:

马克思以前的理论思考大体上提供了两种对作用问题进行思考的模式:一种是伽利略和笛卡尔的传递因果关系,另一种是黑格尔从莱布尼茨那里因袭的表现因果关系。由于所使用的概念含混不清,这两种模式很容易在本质-现象这一对概念的古典对立中发现共同的基础。(阿尔都塞 巴里巴尔 219)

即把经验主体的意识混合在事实现象的经验中,成为意识主导的因果性。而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是:

用普照的光即以太作比喻,一切物体,一种特殊的结构对对象的地位、作用、关系(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关系、关系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对这些对象的特点和比重的支配作用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所沐浴在这种普照的光中,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始终现实地存在着[……]这一问题的目的恰恰是说明结构通过它的作用表现出来的存在方式,从而说明结构因果性本身。(阿尔都塞 巴里巴尔 220)

对事实因果性认识的基本思路,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科学‘社会构成’的历史科学”(阿尔都塞 252)。而且,在整体社会构成中,生产是核心要素,生产性质贯穿于人类活动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不仅物质生活资料需要生产,而且精神产品也需要生产。包括哲学在内的文化的出现并不是主体意识单纯的产物,而是一种生产。阿尔都塞说,运用马克思的哲学来阅读《资本论》,从而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本来意义的生产。他指出:

生产这个词表面上意味着把隐藏的东西表现出来,而实际上意味着改变(以便赋予已经存在的材料以某种符合

目的的对象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存在的东西。这种生产在其双重意义上说使生产过程具有循环的必然形式。它是一种认识的生产。因此,在其特殊性上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认识就是理解生产出对马克思哲学的认识借以完成的运动本身的本质,也就是说把认识理解为生产。(阿尔都塞 巴里巴尔 29)

这个结论引导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模式的转型,即从黑格尔辩证法的意识哲学体系转向面对文化、文学社会构成的文化生产理论体系。

由阿尔都塞开始的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转向主要的理论思路是,文学存在是一个处于整体社会结构中的生产过程,文学生产过程的结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文学存在的事实。文学生产并不是卢卡奇的黑格尔模式的审美精神的表达或显现,或者是作家主体意识对现实的反映,而是一个具有物质实体性的社会机构决定的精神生产结构过程,只有在这个社会机构性的生产结构中才能有文学的具体存在。

阿尔都塞进行他独特的理论思考的时候,正值19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兴起和兴盛的时期,某些人称阿尔都塞理论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并不确切的,但是他深受结构主义影响,特别是用来作为批判“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哲学的武器则是确定事实。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称马克思理论为“结构因果论”,其间虽有一定的在法国盛行的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但是他主要强调马克思创立了一种“‘社会构成’的历史科学”。这个结构不是一般结构主义的方法思路,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构成”思想。阿尔都塞在专门讨论文学艺术的论文中,建立了从文学艺术的社会构成研究文艺的新模式。

阿尔都塞在收入《保卫马克思》的《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中说道“传统戏剧通过一种意识,即通过一个有言论、有行动、有思考和有变化的人,来反映剧情的整体含义,这种整体含义对我们来说就是戏剧本身”(阿尔都塞 135)。这是因为传统社会的艺术概念是意识哲学观念,而传统情节剧所表达的意识往往是现实环境中的异化的自我意识,在传统社会或许可以对戏剧中人物、情节

等表征意识的因素进行分析,但单纯的意识分析往往制造出符合统治阶级道德的神话。但是现代戏剧并不以人物为主,并不以情节取胜,这是因为时代的实在内容是,“这是一个没有事件发生、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没有发展变化的时代(时间)”(阿尔都塞 126)。而此时现代戏剧问题的中心则是剧本结构各基本要素的内在关系,是戏剧的潜在结构,无论剧作家在“安排这个结构时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结构毕竟是剧本的本质所在”(阿尔都塞 132)。为什么不能在意识哲学以及意识哲学建造的美学基础上形成现代艺术理论,特别是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呢?阿尔都塞在收入《列宁与哲学》中的《一封论艺术的信》中说,艺术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理念的形象显现,“艺术的特性是‘使我们看到’,‘使我们察觉到’,‘使我们感觉到’某种暗指现实的东西”。但艺术“不是以认识的形式”给予我们这些暗指现实的东西。艺术与认识“有某种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同一的关系,而是差异的关系”(转引自 陆梅林 520),必须重新转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上与意识哲学决裂才有可能来着手构筑艺术认识的大厦。

阿尔都塞对如何突破卢卡奇意识哲学模式,即转回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模式进行了认真思考,于1970年发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这篇文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詹姆斯对文章的核心内容作了非常好的概括,他说这篇文章开创了一种分析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产品的立场:

即我们通常认为是意识形态立场的东西——思想、观点、世界观,连同它们的全部政治内涵和后果——绝不仅仅存在于内心或个人的经验与意识中;它们总是由社会机构和机器所支撑和加强,实际上是被那些东西再生产出来,无论那些东西是以更加为基础的(如军队或法院),还是看似私有的(如家庭和学校、美术馆和媒体机构、教会和小额索偿法庭)。意识形态首先是机构性的,然后才能看成是和意识有关的事情。(“导言” 523)

• 110 •

而且詹姆斯还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的提出和论述,“就算这是路易·阿尔都塞在其不断变化而且涉猎广泛的全部著作中所做的惟一的概念创新,他的名字也会牢固地树立在现代哲学史中”(“导言” 526)。这篇也许会永驻史册的文章彻底颠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哲学模式的理论基础,从此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化生产理论模式。

阿尔都塞理论在晚近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詹姆斯在《政治无意识》中指出,“阿尔都塞的第三或结构形式因果律所特有的阐释模式是存在的”(“政治” 47),“在最宽泛的意义上,阿尔都塞对表现论因果律的批判可以看作是超越了所谓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直接目标”,阿尔都塞学派在文学阐释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的工作也就是在我们时代最盛行的那种工作,即恢复生产方式的问题框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组织范畴”(“政治” 24)。文学的创作和阅读都是一种文化生产,都是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主导下进行的。作家艺术家的主体心灵,他们发自内心的创作激情这些主观意识的东西实际上先在地被社会物质化的文化机构所生产,艺术家进行的所谓的创造,无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1966年阿尔都塞的学生马谢雷就出版了《文学生产理论》(*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提出文学创作是意识形态的生产的概念。伊格尔顿在该书英译本序言中说,马谢雷作为“第一个阿尔都塞批评家”,他“不把文学文本看作对人类主体的‘表现’或对‘现实’的反映。文学文本没有深度、中心、统一或独一无二的原点。它不是作者意图的产物,而是生产过程的产物,就像一件衬衫或一辆小型摩托车的生产一样,独立于生产者的意图”(Macherey viii)。马谢雷和阿尔都塞的另一位学生巴里巴尔共同发表《论作为观念形式的文学》,其中指出,文学是一种社会构成的事实,“文学受到‘语言的’、‘教育的’和‘虚构的’(想象的)三重因素的决定”,“文学在资产阶级时代是作为一个语言整体——或特定语言实践的整体——而历史地构成的,它被插入一个普通的教育过程之中,以便提供适当的虚构效果,从而再生产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44)。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在《马克

思主义与文学》这一部重要著作中指出,他建立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是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6)。伊格尔顿把阿尔都塞与威廉斯的思想结合起来,在《批评与意识形态》(*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Marxist Literary Theory*)中着重分析作为文学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规律,“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文学生产方式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出版、印刷和发行,它们再生产一般社会生产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些因素,但也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成分与次要的生产方式进行合并;文学生产者本人采取手艺人模式,象征性地向出版商出售他的劳动产品,以换取生活费用”(51)。由于文学的写作处于这样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中,“每一个文学文本都在某种意义上内化它的生产关系,每一个文本都以其特殊形态引导着它的消费方式,都在自身包含一个意识形态符码,标记它是由谁、为谁以及如何生产出意识形态”(48)。而美国的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构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文学批评纲要时指出“关于今天的文学史我们可以说,它的任务与阿尔都塞为一般的历史编撰规定的任务是一致的,不是详尽阐述其假定客体的某一实现了的活生生的假象,而是‘生产’后者的‘概念’”(“政治”5)。他用阿尔都塞阐述的马克思的结构因果论方法,写下了《政治无意识》这一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论著。伊格尔顿和詹姆逊是公认的晚近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代表性理论家,他们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杰出理论贡献应该说是晚近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化生产理论模式的代表。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英国文化研究一开始就在威廉斯影响下纳入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理论体系。在传统英国文学研究中的利维斯主义十分重视作为文化的文学的审美道德教育作用,威廉斯赞成利维斯把文学归属于文化的思想,同时又把利维斯主义的审美道德教育分析的方向转移到政治分析方向,产生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影响深远的文化研究形态。在威廉斯看来,文化研究是文化社会学,它与前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意识社会学迥然不同,意识社会学“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通过卢卡奇、戈德曼和法兰克福学派充分体现出来”,文化研究是对文化生产的

研究,“在文化生产当中,真正的系列是从信息和描述,或命名和指示,一直到具体体现与表演的。而当意识社会学局限于知识的时候,所有这些其他的现实文化过程就都从它们所明显归属的社会范围当中被排除了”(148)。文化研究不空谈精神、意识,而是把研究的切入点转向了表达具体精神意识的生产过程以及这个生产过程中各种媒介话语的物质性存在,研究一个特殊的媒介或信息在文化文本的生产过程中如何与意识形态、社会阶级、国家、种族、性别或性属等连接起来,成为文化文本的核心价值要素。因此,随着文化研究的实际操作的扩展,文化研究把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理论、媒介理论、传播理论、翻译研究、博物馆研究等等结合起来,在多样社会元素中研究种种文化现象的生产过程、产品形态等,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生产的系列学科。因此英国文化研究是晚近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种较为深入和全面的文学生产理论形态。英国文化研究在欧美诸国以及全球都有深刻影响,现在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然而文化研究的广泛蔓延说明晚近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学生产理论切中时下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学生产的焦点问题,对当下整个西方文论以及世界文论都发生了深刻影响。

现在西方文化处于后现代时期,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顺应时代变化的时候,其理论形态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两种主要理论模式的格局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注释 [Notes]

①叠瓦结构(imbrications)是一种关于地壳统一构造与运动规律的假说,认为整个地壳是由大小不同级别的活动带将其分割为大小不同级别的地壳块体,然后再把它们焊接(或镶嵌)起来的构造,并称之为地壳的镶嵌构造。我认为,凯尔纳此处用这个词说明现实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等也是在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逐渐镶嵌起来的层叠结构,不是一种平面结构。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Adorno, Theodor. *Aesthetic Theory*. Trans. Wang Keping.

-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
- [- - -.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Zhang Feng.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1993.]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 [Althusser, L. *For Marx*. Trans. Gu Lia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6.]
路易·阿尔都塞 艾蒂安·巴里巴尔等《读〈资本论〉》,李其庆 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 [Althusser, Louis, and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The Capital*. Trans. Li Qiqing and Feng Wenguang.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1.]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 [Anderson, Perry.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Trans. Gao Xian, et al.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1.]
巴里巴尔 马谢雷 “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 [Balibar, Etienne, and Pierre Macherey. “On Literature as an Ideological Form.” *Contemporary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Ed. Francis Mulhern. Trans. Liu Xiangyu,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四卷下册),奚瑞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 [Cole, G. D. H.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Vol. 4. Part II. Trans. Xi Ruise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94.]
Eagleton, Terry. *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6.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 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 [Hegel.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Vol. I. Trans. He Lin and Wang Jiuxi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83.]
詹姆逊 “新版《列宁和哲学》导言”,陈越编《政治与哲学: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Jameson, Frederic. “The Preface to the New Version of *Lenin and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he Althusser Reader*. Ed. Chen Yue.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 - -.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Trans. Wang Fengzhen,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卡冈《马克思主义美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 [Karan, M. C. *The History of Marxism Aesthet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7.]
Kellner, Douglas. *Western Marxism.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Ed. Austin Harringt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里夏德·克朗纳《论康德与黑格尔》,关子尹编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
- [Kroner, Richard. *On Kant and Hegel*. Trans. Guan Ziyin.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04.]
卢卡奇《卢卡奇文学论文选》(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 [Lukács, G. *Selection of Literary Essays by Lukács*. Vol. 2.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81.]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 [- - -.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Du Zhanguzhi, et al.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96.]
——:《审美特性》第一卷,徐恒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 [- - -. *The Specificity of Aesthetic*. Vol. 1. Trans. Xu Hengchu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86.]
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
- [Lu, Meilin, ed. *A Selection of Essays on Western Marxist Aesthetics*. Guilin: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1988.]
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 [Luxemburg, Rosa. *A Selection of Essays by Rosa Luxemburg*. Vol. I.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4.]
Macherey, Pierre.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An Anthology of Marx and Engels*. Vol. 1.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 - -. *An Anthology of Marx and Engels*. Vol. 4. Bei

(下转第122页)